



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2023年9月11日至10月6日

议程项目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发展权专家机制的年度报告*

主席兼报告员：莉莉亚娜·巴利尼亚(阿根廷)

* 本报告附件不译，原文照发。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3
二. 届会的组织	3
三. 议事情况摘要	4
A. 一般性发言	4
B. 与发展权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及发展权特别报告员的互动对话	5
C. 重点专题讨论	5
四. 专家机制对大会主持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可持续发展目标 首脑会议)和未来峰会的贡献	12
A. 在新和平纲领中落实发展权, 包括投资于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	12
B. 不仅仅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进步	13
C. 国际金融架构的改革	14
D. 发展权与未来世代	15
E. 青年从发展权角度有意义地参与政策制定和决策进程	16
五. 专题研究	17
六. 其他活动	19
七. 结论	19
附件	
I. List of participants for the sixth session of the Expert Mechanism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21
II. Commentary on article 1 (1) of the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24

一. 引言

1. 2019年9月，人权理事会设立了发展权专家机制，就发展权这一专题向理事会提供专门知识，以寻找、识别并向会员国分享最佳做法，同时促进在全世界落实发展权。¹

2. 该专家机制由五名独立专家组成，每个区域组各一名。² 专家机制每年在日内瓦和纽约举行两次为期三天的会议。专家机制除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专题研究报告之外，还编制并向理事会提交一份年度报告，向大会作口头报告，为此目的通过征集启示和开展国别研究访问收集报告内容。它与发展权问题工作组和发展权特别报告员接触，并酌情开展其他活动。本报告包含第六和第七届会议的纪要，并概述了额外的活动和贡献。

二. 届会的组织

3. 米希尔·卡纳德和邦尼·伊布哈沃分别担任第六和第七届会议主席。³ 专家机制的五名成员现场出席了两届会议。出席这两届会议的还有各国代表、来自联合国内外的专家和联合国机构、政府间组织、区域组织、国家人权机构和其他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相关国家机构、学术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4. 专家机制于2022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在日内瓦以混合形式举行了第六届会议。这届会议分为非公开部分和公开部分；联合国人权事务副高级专员及专家机制的主席致开幕词。⁴

5. 专家机制于2023年4月3日至5日在纽约以现场形式举行了第七届会议，也是在纽约举行的首届会议。这届会议包括六次公开会议和一次非公开会议。主管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和专家机制的主席致开幕词。⁵

6. 两届会议上，在致开幕词后，专家机制通过了相应的议程⁶ 和工作方案。

¹ 人权理事会第42/23号决议。

² 关于成员的信息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en/hrc-subidiaries/expert-mechanism-on-right-to-development/independent-experts>.

³ 关于轮换主席职位的决定，见 A/HRC/45/29，第9段。

⁴ 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sues/development/emd/session6/2022-10-31/2022-10-31-DHC-opening-statement-EMRTD-6thsession.pdf> 和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sues/development/emd/session6/2022-10-31/2022-10-31-EMRTD-6thsession-statement-by-the-chair.pdf>.

⁵ 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sues/development/emd/session7/EMRTD7-ASG-opening-remarks.pdf> 和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sues/development/emd/session7/EMRTD7-Chair-Statement.pdf>.

⁶ A/HRC/EMRTD/6/1 和 A/HRC/EMRTD/7/1。

三. 议事情况摘要

A. 一般性发言

7. 在第六届会议上，欧洲联盟、中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古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印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哥伦比亚、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社区协会、马特和平、发展和人权基金会、维护暴力受害者组织、美洲少数群体国际人权协会和世界和平国际妇女联合会作了一般性发言。

8. 大多数国家代表支持专家机制的工作，许多代表也欢迎专家机制对《发展权利宣言》第1条第1款的评注及所作的各项专题研究。一些代表团提到疫情之后区域冲突与同时发生的粮食、能源和债务危机相互交叉的形势，这不成比例地影响了发展中国家。许多人强调团结、国际合作和分担责任的重要性以及改造国际金融架构的必要性。一些代表团指出了单方面强制性措施的消极影响，并强调尊重各国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的重要性。许多代表团提及本国在国内和国际上为促进发展所作的努力。两个代表团尽管不支持设立专家机制，仍建设性地参与并强调关于发展权的讨论应当起到加强人权架构的作用。一个代表团提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作用，另一个代表团表达的观点是，人权义务不以发展为条件，可以说个人才是权利的主体，而非群体、社会或国家。许多代表团表示支持制定一项关于发展权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虽然有一个代表团表示不支持。

9. 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欢迎专家机制的工作、对第1条第1款的评注和所作的各项专题研究。一名与会者认为，专家机制与其他人权专家的接触对于在联合国的工作中将发展权纳入主流非常合适。另一名与会者强调少数群体的需求至关重要，一名与会者强调，特别是在冲突局势下，确保安全与稳定对实现发展权必不可少。一名与会者提到，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于居住在目标国家的人而言是一种障碍，构成基于国籍的系统性歧视，另一名与会者提及继续应对殖民主义遗毒的重要性。一名与会者强调参与的重要作用、国际社会重构发展合作模型的职责和民间社会组织在代表常被忽视的群体方面的作用。一位与会者建议专家机制编写一份关于发展权在保护妇女和女童权利方面作用的研究报告。

10. 在第七届会议上，欧洲联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印度、白俄罗斯、中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圣基茨和尼维斯、古巴、摩洛哥、埃及、卢斯·玛丽亚基金会和世界和平国际妇女联合会的代表作了一般性发言。

11. 大多数国家代表表达了对专家机制及其工作的支持。有一国代表尽管不支持设立专家机制，仍继续参与涉及加强人权架构的讨论，指出社会保护、在新和平纲领下的协调、青年尤其是女青年和女童的参与和领导及未来世代权利的重要性。许多代表强调急需实现发展权，特别是在当前气候、地缘政治、经济与卫生危机的背景下，这些危机深化了贫困与不平等，并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构成障碍。一些代表呼吁承认发展权作为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它具有个人和集体两个层面。另一些代表批评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并呼吁将其废止。许多代表敦促在各国间推动国际合作、建设性参与和建立共识。一些代表强调需要包容性参与和与青年及土著人民在内的群体建立伙伴关系。几个代表

团建议加强与专家机制和其他人权机制的合作，并在联合国系统中将发展权纳入主流。

12. 民间社会代表强调，迫切需要与儿童和青年进行接触并建立伙伴关系。一名代表建议将发展权确立为有时限的全球发展议程的指导原则，包括确立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更远议程的指导原则。发展权不应仅被视作发展中国家的的问题，国际合作也不应以利他主义为指导，而是应以履行义务的职责任为指导。

13. 专家机制的成员欢迎两届会议上各国和利益攸关方的支持和参与。他们注意到会上反复呼吁团结和国际合作，以克服持续的多重国际危机。他们讨论了发展权的理论和法律规范层面，并强调了 1986 年《发展权利宣言》中各国承担的三个层次的义务。⁷ 专家机制成员注意到关于通过一项关于发展权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的建议。

B. 与发展权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及发展权特别报告员的互动对话

14. 发展权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在远程参加第六届会议期间表示，虽然有几个国家支持一项关于发展权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但也有一些国家不支持。起草过程中应尽一切努力确保透明和参与。对于工作组的第二十四届会议，他将准备并提交公约草案的第二修订版，之后向人权理事会提交定稿供其审议和采取行动。工作组不应进行无休止的谈判流程，必须结束审议。

15. 发展权特别报告员亲身出席了会议。他提到提交大会和人权理事会的关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恢复计划在国际和国家两级遵守发展权情况的报告。^{8 9} 他建议，国际合作考虑将域外义务作为跨境解决方案的一项人权原则；各国继续支持疫苗开发和无歧视分配的妥善协调的全球办法；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扩大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豁免，以涵盖与医疗产品和技术有关的限制；高收入国家作出额外努力援助全球南方国家。

16. 主席、工作组和特别报告员讨论了¹⁰ 当前落实发展权方面的不足。这些不足可以通过探索协调专家机制会议与工作组日后工作的可能性来解决，也可以通过跳出当前的政治僵局、以直接横跨对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有同样影响的全球挑战的方式界定发展权来解决。

C. 重点专题讨论

17. 在第六届会议上，专家机制的成员与土著人民权利专家机制的成员进行了对话，以了解后一机制在与国家接触方面的任务，交流良好做法，讨论《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与《发展权利宣言》之间的相互关联关系。还与民间社会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代表进行了对话。在第七届会议上，专家机制举行了五场重点专题讨论，以期对将于 2023 年 9 月举行的大会主持召开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

⁷ [A/HRC/15/WG.2/TF/2/Add.2](#), 附件。

⁸ [A/77/174](#)。

⁹ [A/HRC/51/30](#)。

¹⁰ 见 <https://media.un.org/en/asset/k1g/k1gx8pbms5>。

坛(可持续发展目标首脑会议)和将于 2024 年 9 月举行的未来峰会的筹备进程作出贡献。对话侧重于以发展权办法来处理相关主题。

1. 与土著人民权利专家机制的互动对话

18. 土著人民权利专家机制的七名成员当中的五名参加了对话。¹¹ 他们认为他们在与国家接触方面的任务是就落实《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在国家与土著人民之间建立对话的契机。任务涉及回应请求、与有关各方就工作范围达成协议和进行国别访问的一系列步骤,有具体的应交付成果、技术咨询说明和后续行动。土著人民权利专家机制成员讨论了他们的各类活动、报告和研究以及他们触及发展权和经济自决权的方式,包括通过对自然资源的控制。该机制先前的研究明确指出,发展与土地有关的特定生活方式和传统经济活动的权利是确保土著人民的生存和持续发展文化特性的关键。¹²

19. 关于两部《宣言》之间的相互关联关系,土著人民权利专家机制的成员强调发展权对实现自决权等其他权利的基础性作用,并表达了他们对《发展权利宣言》中缺少具体提及土著人民的内容的关切。土著人民在争取该《宣言》所载的一般权利时不得不创造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将两部《宣言》联系起来需要对应应当促进和保护土著权利的背景情况有持续和主动的意识,这可以通过两个专家机制的联合工作来实现。

20. 在随后的讨论中,来自巴西、墨西哥、美洲少数群体国际人权协会、世界和平国际妇女联合会和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社区协会的代表作了发言。国家代表欢迎两个专家机制之间实现协同效应。一名代表呼吁与会者不要对土著人民与土地和自然资源之间的特有联系视而不见。重要的是,在关于发展权的更广泛讨论中,不要掩盖关于土著人民权利、包括其自由追求发展的权利的讨论。一名与会者提及国际法规定的国内管辖权范围之外的自决权,另一名与会者表示遗憾的是,围绕发展权发起的努力不及围绕土著人民权利发起的努力。她主张,发展权专家机制的国家接触工作要促进人们了解这项权利,要获得充足的资源支持,要将民间社会参与作为优先事项对待。

2. 与民间社会的接触

21. 专家机制的成员与民间社会代表讨论了促进、保护和落实发展权的途径,确定了良好做法和障碍。¹³ 来自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的嘉宾认为,关于发展权的讨论不应限于《2030 年议程》,而应当与涉及跨国公司活动时的农民权利相联系。发展权的充分实现把握在人民手中,国际法只是加快或减缓实现。来自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的嘉宾提到团结、问责和活跃、自由而有意义的参与对进步的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工会和民间社会对调动发展权至关重要,应当向他们提供使他们得以在工作中应用发展权语言和概念的工具,包括针对在国际舞台上提出的在国内一级影响人民权利的许多问题。

¹¹ 见 <https://media.un.org/en/asset/k1e/k1eb3cvkry>.

¹² A/HRC/45/38 和 A/HRC/EMRIP/2019/3/Rev.1。

¹³ 见 <https://media.un.org/en/asset/k17/k172h86bu7>.

22. 欧洲—第三世界中心的嘉宾表示，以社区为基础的方式参与决策的主要障碍在于公民空间被缩小，这种情况因疫情、全球衰退和不断扩大的不平等而更为严重。必须重新定义、鼓励和在基层组织与社会运动中实现真正的协同效应，来创造共同基础。如果这种协同效应以自决发展的原则为基础，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代表粮食第一信息和行动网的嘉宾提及其他挑战，如将发展误解为仅是经济增长，基层群体将发展视为一种以损害人权为代价、往往与私营部门的工作关联的剥削工具。来自巴伦西亚社区团结和志愿基金会的嘉宾指出了主流发展范式的失败和寻找替代模式的必要。人类需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土著人民也应该践行其自决权。粮食第一信息和行动网和巴伦西亚社区团结和志愿基金会均对人们对“发展”一词本身的不信任和怀疑表示关切。

23. 在后续对话中，下述国家和组织的代表作了发言：俄罗斯联邦、巴西、人权与移民庇护协会与日内瓦促进正义国际中心(共同发言)、欧洲—第三世界中心与农民之路(共同发言)、马特和平、发展和人权基金会、世界和平国际妇女联合会与非政府组织妇女地位委员会(共同发言)、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社区协会、维护暴力受害者组织、国际乐施会和里尔大学。

24. 一名国家代表强调，“可持续”是修饰“发展”的形容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会明确说明发展的定义和各国与国际社会的义务与承诺。另一名代表表示，民间社会参与本身就是发展的一个标志，并有助于提高效率和发现腐败问题。民间社会与会者强调，他们需要资金、能力建设和有利的法律与发展框架来实现有效参与。一名与会者提及气候变化、粮食、饥饿的危机因疫情而恶化，在农民对资源的使用与控制方面造成了冲突。必须将发展权与农民的权利相联系。其他与会者强调，也需要与和平与安全、单方面强制性措施等问题联系起来。一名与会者提到多边主义危机和民粹主义抬头，这表明需要改革联合国系统。一名与会者建议在日内瓦以外组织与有关实体和活动人士的讨论，另一名与会者提到学术界的作用及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和人民的智能赋能的重要性。

25. 专家机制的成员强调，确保发展权意味着确保权利持有人有权决定发展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并消除围绕“发展”一词的一切疑虑和不确定性，这是一项集体工作。这项权利提供了一个共同规范性框架，能够帮助克服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内部不同任务授权彼此割裂的问题。专家机制的成员欢迎今后与包括基层组织、工会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的合作。

3. 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讨论

26. 在第六届会议上，专家机制的成员与来自最不发达国家的代表就落实发展权的途径，特别是围绕在毕业标准方面执行《支援最不发达国家多哈行动纲领》一事交流了观点。¹⁴ 一名来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嘉宾解释了最不发达国家类别、三项毕业标准和国际社会对此类国家所需的特殊支持的承认。¹⁵ 卡塔尔常驻代表强调指出了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障碍和挑战，不仅是包括疫情在内近期多重危机造成的障碍和挑战，还有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障碍，例如缺乏国

¹⁴ 见 <https://media.un.org/en/asset/k1n/k1nsvmytec>.

¹⁵ 见大会第 2768(XXVI)号决议。

家资源与能力、气候脆弱性、负债、出口市场准入有限、缺少粮食、卫生保健与能源、需要有利的国际环境等。

27. 孟加拉国临时代办提到了发展权与最不发达国家的关联中最重要的问题，这包括专家机制应当不断提醒国际社会注意发展权所涉及的三个层级义务。代表尼泊尔的嘉宾探讨了最不发达国家在发展权与《多哈行动纲领》方面面临的挑战、需求与机遇。最不发达国家在努力实现《2030 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承诺方面遇到了多重挫折。

28. 在随后的讨论中，伊斯兰合作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社区协会和美洲少数群体国际人权协会的代表作了发言。他们指出了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障碍和挑战以及国际合作对于通过国际合作义务实现发展的重要性。《多哈行动纲领》很重要，但只是确保最不发达国家不掉队的第一步。落实《多哈行动纲领》应当以落实发展权为基础，特别是以落实合作义务为基础。专家机制在将发展权与《多哈行动纲领》联系起来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29. 专家机制的成员注意到与会者反复提到国际合作对通过国际合作义务实现发展的重要性。他们注意到了详细开展研究以就《多哈行动纲领》伙伴关系和最不发达国家毕业标准拟订问责框架的建议。

4. 新和平纲领

30. 在第七届会议期间举行的关于新和平纲领的重点专题讨论¹⁶ 由卡纳德先生开场。他提到作为一项人权的发展权与和平与安全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哥斯达黎加临时代办评论说，新和平纲领的设计和编写应当超越相互割裂的联合国三大支柱，融为一体。新和平纲领应当支持解决针对特定群体的暴力和系统性歧视问题方面的国家能力，对有助于建设和平与和平的可持续性的不同实体和领域做到包容，并应解决军国主义文化和过度军费开支的问题。

31. 斯里兰卡常驻代表对发展权承诺没有兑现表示遗憾。各国和所有社会行为体，包括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有责任通过在国内提供有利于平等发展的环境，加强人权的实现。和平行动部的军事顾问指出，全球挑战正在引发冲突和不稳定，阻碍进步和发展。新和平纲领应当是包容的政治进程，包括军事关键组成部分，并应当用预防和发展援助所需的资源予以加强，以解决冲突的根源并维护人权。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秘书长强调了宗教机构和信教者在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并呼吁发展权和民间社会对世俗和宗教合作伙伴都要包容，要求这些行为体承担起责任，彼此扶持，共同努力。

32. 在随后的讨论中，来自埃及和世界和平国际妇女联合会的代表作了发言。埃及代表强调，尽管发展、和平与安全的相关理念与人权的相关理念相互联系，但不能混淆这些理念。世界和平国际妇女联合会的代表提出了强制性经济措施造成的在建设和平过程中有责任保护受冲突影响的个人的进退两难困境。另一名代表提出，应当进一步考虑区域背景因素，考虑诸如在拉丁美洲发生的暴力这样未经宣告的冲突在限制发展权方面起到了什么作用。嘉宾与与会者达成一致意见，强调所有人权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强调各机制需要让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发挥作

¹⁶ 见 <https://media.un.org/en/asset/k1x/k1x3a1if9x>。

用，维护和平的任务授权需要充分地考虑到当地现实的需要。当发展的优先事项由捐助者而非权利持有人来确定时，实际当中就会出现差距。

33. 专家机制的成员表示赞赏的是，一些发言强调需要对和平加以投入，以防范和解决冲突的根源；一些宗教行为体和信仰机构也发挥了他们相应的作用。专家机制的成员承认建设和维护和平的挑战不仅存在于冲突地区，也存在于暴力严重的其他情况中。

5. 不仅仅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进步

34. 科恩·德费特在关于不仅仅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进步的讨论中首先发言，¹⁷ 指出 GDP 不足以应对环境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等当代挑战。从发展权视角提出的关切包括：新的全球衡量系统能否更好地顾及人权的多元性，能否提供分列数据，能否衡量在国际一级作出的合作努力。马拉维常驻代表提到 GDP 的缺点，讨论了新型的问责框架，包括针对脆弱国家的多维脆弱性指数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类别衡量，还论及战略前瞻。衡量方法需要考虑到影响经济进展的所有变量，做到公平发展和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35.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部门代理负责人讨论了秘书长发布的《〈我们的共同议程〉政策简报：重视重要的东西——超越国内生产总值的进步框架》。政策简报介绍了以国际人权框架为基础、注重福祉和能动性的两步进程：一个是就发展框架的重要内容达成一致的政治进程，一个是确定和制定高质量指标来衡量重要内容的技术和科学进程。它包括含有 10 至 20 个关键指标的看板，这些指标同 GDP 一样清晰和引人注目，但纳入了发展的环境和社会方面。发展政策委员会主席评论说，人权视角带来的附加值在于能够审视 GDP 如何用于实现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公民权利。发展权视角承认各国可用的资源是有差别的，需要将发展成果放在资源供应的背景下看待。

36. 在随后的讨论中，埃及、马里、中国、乌拉圭、喀麦隆和秘鲁的代表以及世界和平国际妇女联合会的代表和库克群岛、纽埃、萨摩亚及托克劳的驻地协调员作了发言。与会者多次评论了中等收入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获得优惠融资、技术转让和发展筹资方面面临的困难。配置资源的标准应当是多维的，并关注作为综合、渐进、连续的进程的发展。与会者对多维脆弱指数表达了支持，并强调需要调动机构和决策者使用新的发展衡量系统。

37. 专家机制的成员指出，过度依赖 GDP 作为进步与合作的衡量指标具有严重的局限性，需要将实现的成果和各国有区别的责任放在可用资源水平的具体背景下看待。他们注意到关于专家机制进一步接触相关实体，例如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多维脆弱性指数制定问题高级别小组的呼吁。专家机制成员重申《发展权利宣言》在此次辩论中和实现规范与政策改变方面继续具有相关性。

6. 国际金融架构的改革

38. 在第七届会议上，克伦蒂亚娜·马哈茂塔伊在关于改革国际金融架构的讨论中首先发言。她指出，主权债务的规模和状态影响到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和最不发达

¹⁷ 见 <https://media.un.org/en/asset/k1x/k1x3a1if9x>.

达国家针对个人和相关国家人民落实发展权的能力。¹⁸ 巴基斯坦常驻代表提出了解决结构性不平等的七项改革，即：国际金融机构改变政策；调整多边开发银行的资本结构；在发展中国家支持出口带动的增长；为减免受债务困扰国家的债务作出适当安排；采取目标不仅仅限于 GDP 增长的发展合作新方法；就有关最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的普遍安排拟订政府间协定；以及为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创设针对私营部门的激励机制。

39. 厄瓜多尔常驻代表倡导国际金融机构和多边开发银行停止使用人均收入作为配置资金的唯一标准。应当鼓励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债务转换等程序。前国家外债和其他有关国际金融义务对充分享有所有人权尤其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影响问题独立专家探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收取的额外费用的危害和无效性，认为这种额外收费具有顺周期行为，并非加速偿还的机制，而是惩罚需要举债的国家。

40. 在随后的讨论中，来自尼加拉瓜、中国、马拉维和世界和平国际妇女联合会的代表作了发言。与会者提出了与政治意愿、善治与国家责任和私营部门的作用相关的问题。他们质问贷款条件是否加大了妨碍实现发展权的障碍，并要求就基金组织额外收费的理由作出解释。嘉宾确认私营部门的作用至关重要，并解释说额外收费是合理的，用来阻止过度借贷和鼓励更快偿还。一名国家代表对基金组织在条件方面缺乏灵活性以致延缓了与他的国家达成协议表示遗憾，并倡导发展中国家集体推动改革。另一名国家代表提到，基金组织反映各国利益，并建议债务国政府进行集体谈判。

41. 专家机制的成员注意到与会者的多重关切，涉及国际金融架构中脆弱无力且不平等的治理结构、包括额外收费在内的加剧脆弱性的短视贷款政策与做法、向面临多重危机的国家提供救济的能力不足等。他们赞赏发言中强调政治意愿重要性、解决方案具有集体层面、负债国家集体谈判具有可能性等内容。

7. 未来世代

42. 伊布哈沃先生在关于未来世代的讨论中首先发言，¹⁹ 他指出，未来世代要承担今天所作决定的后果，尤其是在气候变化、技术和和平与安全方面。需要为保护他们采取大规模行动。牙买加常驻代表提到正在进行的包容性协商和对话，主题是发表一份子孙后代问题宣言，以确立并巩固有助于减少子孙后代的风险与挑战的思维模式。

43. 秘书长办公厅《我们的共同议程》团队负责人探讨了更加严肃对待未来的问题和作出更加可持续和公平的决定的必要性。题为“为子孙后代而思而行”的《我们的共同议程》政策简报为实现这一点提议了三种机制：(a) 子孙后代问题特使；(b) 子孙后代问题宣言；和(c) 作为大会附属机构的专门的子孙后代问题论坛。国际环境法中心首席执行干事探讨了在国家宪法、主要信仰传统和土著人民的传统知识与实践中发现的关于未来世代的法律基础。人权没有时间上的限制，当代与后代之间的界限原本就是模糊的，青年因为更接近未来世代，他们的作用至关重要。

¹⁸ 见 <https://media.un.org/en/asset/k1e/k1eu3qu2v1>.

¹⁹ 见 <https://media.un.org/en/asset/k1e/k1eu3qu2v1>.

44. 在随后的对话中，尼加拉瓜、马拉维和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及世界和平国际妇女联合会和国际发展法组织的代表作了发言。他们强调，需要让儿童与青年参与决策，并把家庭单元定为主要的利益攸关方。给子孙后代最好的礼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30 年议程》。一名专家机制的成员指出，提出的三种机制模式与发展权的模式相类似，并对未来世代的权利在通过该宣言时可能面临问题表示了关切。另一名成员对人工智能的影响提出疑问，因为缺乏预防日后损害的监管框架。还有一名成员表示，对世界而言，有关于子孙后代的宣言比没有更好。无论如何，发展权没有时间限制，可以对其进行延续至未来世代的与时俱进的解读。

45. 专家机制的成员承认采取长期代际思维和投资于当前世代的重要性，并指出短期与长期行动之间不存在固有矛盾。需要改变的不是现有的多边协议，而是促成其实现和落实的安排。要想应对已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代内不平等，包括种族主义、贫困和环境与气候不公正等问题，也要应对代际公正和平等问题。必须确立原则并将其纳入能够确保当代人履行更大义务和责任的现有程序和制度中。

8. 青年参与

46. 在第七届会议上，莉莉亚娜·巴利尼亚在关于青年参与的对话中首先发言，²⁰她指出，青年的参与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确认经验和具体方案对探索青年更加系统性和有意义地参与全球决策进程的新途径至关重要。埃及常驻代表探讨了联合国应当用以强化青年议程的方式，并强调创造就业和就业能力两个紧迫问题。他描述了青年议程在埃及的发展情况。

47. 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办公室负责人兼特别顾问提到，青年不成比例地受到多重危机的影响，而他们在推进《2030 年议程》和牵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她注意到聆听青年声音的持续努力。两名青年活动家强调，需要为青年参与主流程序开展能力建设，并着重指出，需要解决发展合作由捐助者主导的问题。让青年和儿童参与进来是一项必要的投资，也要为创造参与空间调动资源。

48. 在讨论中，多米尼加共和国、中国、摩洛哥和古巴的代表以及世界和平国际妇女联合会的代表发言。与会者提到需要应对人权方面的障碍，建立更加平等的社会并考虑全球南方视角。青年需要更多培训和能力建设以及通过实习参与联合国事务的机会。要将青年与发展权相联系，必须承认青年具有多样性，代表性的类型也很重要。与会者强调了教育和提高认识的重要性。

49. 专家机制的成员赞赏关于对青年及其专业知识和能力加以投入的呼吁，包括通过提供资金和调动资源，使其得以参与主流决策进程而非平行决策进程。他们承认儿童与青年的独特需求，并注意到关于更好地将青年与发展权议程相联系，包括通过落实发展权实现这种联系的建议。

²⁰ 见 <https://media.un.org/en/asset/k1f/k1fajmsl10>.

四. 专家机制对大会主持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可持续发展目标首脑会议)和未来峰会的贡献

A. 在新和平纲领中落实发展权，包括投资于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

50. 秘书长在其关于《我们的共同议程》的报告中²¹ 着重指出，需要应对国际社会当今面临的多重挑战的新和平纲领，也需要一个和平连续体，其基础是更好地了解持续冲突的根本驱动因素和导致冲突延续的影响体系。还需要重新努力商定更有效的集体安全对策，采取一整套切实有效的步骤来管控新出现的风险。报告中列出的六个可能的核心行动领域包括投资于预防和建设和平。

51. 秘书长在报告中提出，新和平纲领可以再次呼吁会员国专门分配一定数量的分摊会费，用于建设和平基金。这一补充投资可提升维和成果的可持续性并支持发展议程。

52. 通过这些努力落实发展权能够确保更好和更可持续的结果。《发展权利宣言》承认作为一项人权的发展和和平与安全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侵犯人权往往是冲突和暴力的根源，是实现发展权的主要障碍。《宣言》还承认和平与安全，包括裁军对实现发展权的重要性。与此同时，《2030 年议程》承认可持续发展与和平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两者缺少其一则都无法实现。

53. 冲突预防与建设和平需要创造有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国家在这些方面的投入可包括削减过高的军事预算并将结余用于促进社会支出，以及确保有效的法治和善治。国际社会在这些方面的投入可包括增加针对性发展援助、消除倾斜投资或贸易协定导致的实现发展权和其他人权的障碍，以及采取促进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发展政策。对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的投入必须以发展权固有的国际合作义务为基础。为此，《宣言》第 4 条第 1 款承认，各国义务单独地和集体地采取步骤，制订国际发展政策，以期促成充分实现发展权利。

54. 关于削减过高军事预算和确保充足社会支出的呼吁不应被视为软性的道德呼吁，而是对各国需要承担的义务的规则框架的一种反映。实际上，《宣言》第 7 条规定，所有国家应促进建立、维护并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应为此目的竭尽全力实现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并确保将有效的裁军措施腾出的资源用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的发展。

55. 新和平纲领下的发展援助应当立足于发展权的规范性原则，以更好地确保解决冲突的根源和维护个人与各国人民的权利。这要求不把发展援助视为慈善，而是从合作义务的角度来设计和执行。因此，发展援助可以依据所涉国家权利持有人自行决定的发展优先事项来量身定制。他们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自身发展并为之作出贡献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此类援助的好处也必须由所有人不加区别地共同享有。必须尤其关注社会中边缘化和弱势群体的参与和贡献。在任何情况下，发展援助都不应侵犯人权。必须在执行项目之前、期间和之后对发展援助进行人权影响评估和尽职调查，包括通过性别视角进行评估。最后，发展援助必须是无条件的，也不能产生债务。应当尽可能多地在当地创造就业。

²¹ A/75/982。

56. 利用发展权的规范性框架是将可持续发展、建设和平和人权等目标纳入同一架构的最佳方式。新和平纲领，包括对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的投入可因此显著受益于发展权框架的主流化。

B. 不仅仅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进步

57. 之所以需要不仅以 GDP 作为衡量发展的标准，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依赖 GDP 进行这种计量会产生负面外部效应和盲点，不足以应对当前的挑战。仅以 GDP 为基础的发展衡量尺度奖励污染、浪费和不平等。经济增长最严重的负面后果之一一直是极度环境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尽管长期经济增长和福利受到这些后果的威胁，但消耗自然资源却可以在短期内提升 GDP。因此，《我们的共同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17.19 都呼吁制定衡量可持续发展进展的计量方法，作为对 GDP 的补充，协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统计能力建设。专家机制欢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多维脆弱性指数制定问题高级别小组在这方面开展的工作。

58. 在发展权框架下，发展无疑被理解为一个多维概念，反映人权的所有维度：公民、文化、经济、政治、社会以及现在的环境方面。因此，在发展权中可以找到对发展衡量制度的坚定支持，该制度包含涉及所有这些维度的指标。

59. 这并不是说 GDP 已经没有意义了。GDP 依然是一国资源基础的重要指标，因此也是实现发展权和所有其他人权可用资源的指标。可用资源少的国家在实现发展权方面面临严重障碍。

60. 作为对这些国家努力的一种补充，国际合作不可或缺，可向这些国家提供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适当手段和便利。

61. 各国间合作的责任意味着援助和寻求援助作为实现发展权手段的责任。衡量发展的体系最好不仅包括国内产生的资源，也能让监测一国提供或接收外来援助的水平成为可能。

62. 发展权是个人和各国人民，包括土著人民持有的权利。作为一项人权，发展由权利持有人自行决定。他们有权利要求义务承担人实现其发展权。因此，尽管发展一直被理解为多维概念，但其具体内容取决于权利持有人，也可能在各国之间乃至一国之内有所不同。因此，普适的衡量系统应当为本地化留出空间，使权利持有人能够寻求自己的发展路径。

63. 发展权对于保护没有被国内和国际主流发展政策考虑到的权利持有人尤其重要。因此，正如《发展权利宣言》所述，要落实发展权，就要获得有关当前未能充分参与发展成果公平分配的社会群体的数据。只有这样，国际和国内各级的政策和法律措施的设计才能有效应对阻碍发展权实现的障碍。

64. 建立衡量发展的多维系统并不解决怎样利用该系统的问题。GDP 被用作优惠融资、发展合作和技术转让的一项标准。发展权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应当通过各国共同但有区别的努力来实现。因此，构建新的发展衡量体系应当伴随相关措施，确保该体系的使用有助于创造实现发展权的有利国际环境。

C. 国际金融架构的改革

65. 必须通过发展权办法改革国际金融架构。《发展权利宣言》明确声明，应进行适当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以根除所有的社会不公正现象。根据《宣言》，各国还需要单独地和集体地采取步骤，制订国际发展政策，以期促成充分实现发展权利。

66. 目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粮食、燃料和金融的多重危机。债务危机近在眼前，目前约有 54 个国家陷入债务困境。气候变化改变了发展挑战的性质。在这些情况下，急需系统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67. 当前金融架构中的资金流在近期全球卫生危机中变得分外显眼。发展中国家的应对能力有限，因为它们难以获得可负担的资金，这反过来又限制了它们的财政空间，加剧了它们的债务脆弱性，并损害其投资于人民和本国未来的能力。

68. 显而易见的是，当前的金融架构对人权的许多领域，包括对发展、教育和健康等权利构成直接影响。它直接影响营养、社会保护和环境。处境最为脆弱的人们承受着不成比例的负担。

69. 借款决定、政策和做法，包括贷款的额外费用、高利率和风险溢价，有时对这些国家的财政构成的压力之大，致使贷款不能帮助发展，而是使这些国家陷入无力为公共服务和实现人权提供资金的境地。这是因为各国必须将资金转用于偿还债务，同时实施银根紧缩的财政政策。

70. 鉴于以上情况，应当考虑下述改革：

(a) 应当扩展治理范围，使发展中国家参与决策和国际经济规则的确立；

(b) 应当提供更多资金，多边和区域开发银行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应当增加以优惠条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特别是提供给生活着全世界 70% 人口的中等收入国家的资金；

(c) 在增加借款的同时，人均收入不能继续作为分配财政资源和获得资金的唯一标准，优惠条件也应当以着眼于 GDP 之外、旨在采取基于国际合作的更加包容的做法的措施为基础；

(d) 多层面的脆弱性、贫困、结构性不足和环境挑战应当被认定为获得全球资金流的标准，在决定资金分配时也要使用多维脆弱性指数；

(e) 在这方面，贷款机构，尤其是基金组织通过其政策咨询等建议和贷款相关条件影响一国的经济。更具体而言，基金组织的额外收费贷款政策对包括发展权在内的人权构成直接影响。尽管该政策是为了降低基金组织在借款国无力偿还方面的风险暴露，但它并非加快偿还的机制，而是惩罚负债的国家。因此，额外收费不成比例地影响陷入危机的国家。有必要对主权债务架构加以补救，主权债务架构无法让发展中国家克服其财政脆弱性。在债务压力不断增加和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各国在面临对本国增长前景有直接影响的无法预见的局面时，必须有能力减轻本国债务并调整其结构。必须着眼新的结构，比如与环境保护挂钩的债务转换；

(f) 在界定国际经济各项参数这一更宽泛的背景下，有必要制定新的衡量指标，包括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包容和透明的程序谈判数字经济的税收问题；

(g)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应当刺激私营部门在进程中发挥更大和更积极的作用，并调动所需的投资。

71. 总之，为实现发展权，应进行适当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以根除所有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可能的措施应当包括为发展中国家减免公共债务和不在正统经济理论基础上将债务国的经济建模的政策，后者会增加不平等和环境退化。国际金融法不得将致使发展中国家没有财政空间充分履行发展权的债务条件合法化。

D. 发展权与未来世代

72. 保护未来世代的利益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可持续性意味着对发展采纳长期方针，将今天生活着的人们的福祉与未来世代的福祉联系起来。数个联合国机构指出，当今世代的决定正在使未来世代的选择快速减少，并呼吁采取大规模行动保护子孙后代。未来世代将必须忍受我们的活动和不作为的后果，尤其是气候变化、技术、经济秩序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后果。

73. 保护后代利益的承诺写在《联合国宪章》中，其中载有避免后世再遭战祸的诺言。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于 1997 年通过的《当代人对后代人的责任宣言》、《2030 年议程》和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也提出了类似的承诺。

74. 这些承诺还没有带来国内和多边体系保护未来世代利益的有意义的具体行动。秘书长关于《我们的共同议程》的报告通过将当前世代对未来世代的义务作为重点，弥补了这一不足。该报告描绘了一幅路线图，指引我们在伙伴关系、国际合作和团结的支持下，携手为人类、为地球、为繁荣、为和平创造可持续未来。未来峰会为今世后代加强全球治理的协调多边行动提供了一次机遇。

75. 对未来世代的支持以代际公平原则为基础，该原则承认当代人的行动和决定会对子孙后代的福利与机会构成深远的影响。它要求在代际之间公平地分配经济、社会和环境决定的好处和负担。

76. 从定义可知，未来世代在今天的决策中代表性不足，也无法阐明自身需求。为了将代际公平转化为实践，必须考虑让论坛作为未来世代的受托人来代表他们行事，也要考虑进一步保护他们的利益的文书。技术进步使人们有了前所未有的能力来预测和了解当前政策和活动对子孙后代的影响。

77. 保护子孙后代的利益需要更加关注年轻人的声音和愿望，他们最接近未来世代。关于《我们的共同议程》的报告呼吁采取协调的步骤，让年轻人在设计自己的未来时更好地发声。这要求系统考虑本世纪预计出生的 109 亿人的利益，他们主要将出生在发展中世界。

78. 发展权与当代和后世都有关系。《发展权利宣言》所载的关于不断改善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的福利的规定延续至子孙后代。这是对跨越数代人的发展进程的延续性的一种承认。

79. 未来世代与当今世代享有同等的发展权。在现今的决定有可能影响子孙后代的福利的关键部门，未来世代的发展权意味着当今世代的职责与义务。发展权办法使人们得以深思这一代人需要做什么或修正什么，以确保未来世代的发展权得到保护和保障。

80. 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是代际公平的关键方面。发展权被纳入《巴黎协定》——第一个普遍加入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变化协定，突出表明了发展权与代际公平之间的联系。全球人口增长的趋势表明，未来世代的大多数成员将出生在目前的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通过用社会投入来支持弱势群体，从而应对一国之内和各国之间的不平等，也将惠及子孙后代。

81. 如果今天没能采取适当行动，就可能造成无法逆转的破坏，影响子孙后代的生活质量。需要可持续的实践，比如减少碳排放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来确保地球的健康和保护当世后代的发展权。发展权为平衡当代人对子孙后代的承诺与对这一代人的责任提供了框架。正如关于为子孙后代而思而行的《我们的共同议程》政策简报所言，我们为子孙后代所做的也是我们需要为自己做的。发展权为确保在影响环境、经济、社会 and 文化的决策进程中考虑到子孙后代的利益提供了宝贵的框架。

E. 青年从发展权角度有意义地参与政策制定和决策进程

82. 实现发展权需要包括青年在内的不同利益攸关方共同努力，推动应对当前挑战所需的相关行动。

83. 专家机制欢迎题为“青年有意义地参与政策制定和决策进程”的《我们的共同议程》政策简报，其中强调，青年是找到确保实现世界急需的突破的新解决方案的关键。在铭记《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秘书长人权行动呼吁的精神和作为贯穿各领域主题的性别平等的同时，青年参与方面的进展对包容而有效地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必不可少。

84. 《发展权利宣言》第 8 条规定，各国应在国家一级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实现发展权利，并确保除其他事项外所有人机会均等，且各国应鼓励民众在各个领域的参与，这是发展和充分实现所有人权的重要因素。第 3 条指出，各国对创造有利于实现发展权利的国家国际条件负有主要责任，并有义务在确保发展和消除发展的障碍方面相互合作。

85. 青年的充分加入和有意义参与，包括增强各种各样的女青年和女童及男青年和男童的权能，对于实现可持续、包容和稳定的社会及克服气候变化的影响、失业、贫困、性别不平等、冲突、暴力和移民等严峻的威胁与挑战非常重要。

86. 需要通过青年的有意义参与、更有力的国家承诺和积极的国际合作，利用青年至关重要的声音和充满希望的愿景来为当前和潜在的挑战找到解决方案。青年可以成为社会的推动力量和加快实现《我们的共同议程》的载体。

87. 必须使用发展权的办法，进一步采取创新的系统性方式让年轻人有意义地参与所有各级的政策制定和决策进程。

88. 国际社会和捐助方拥有一次关键机遇来开展合作安排，让青年男女作为目标群体和关键项目活动的合作伙伴兼领袖加入进来。相应地，捐助方必须将提升参与政策制定和决策进程的年轻人的多样性作为优先事项，同时确保有提升此类行动有效性的透明机制。

89. 青年参与是一项人权，排斥青年可能构成对他们权利的侵犯。应当建立确保青年有意义参与的机制，以非歧视、保障更强的多样性和人人享有代表性及平等

的机会和尊严为基础。来自不同文化、国家和地区的包括女青年和女童在内的处境更加脆弱的年轻人，例如来自乡村地区的、土著人民或生活在严峻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的年轻人，必须参与到必要的变革与改革的设计和 implement 当中来。

90. 按照《发展权利宣言》，提升公民空间对青年参与必不可少。急需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各级加强或创造新的机制和机构，包括数字平台，使各种各样的青年男女的有意义参与成为可能。这需要充足(尽管难以企及)的中期和长期财政支助、代际团结和对加强青年权能和增强其有意义参与的能力的坚定支持。还必须确保他们安全参与，以透明的程序为基础，并提供适当的反馈，包括相关指标。

91. 总之，创新的政策、战略和合作协定，包括对技术的使用、数字平台和技术转让、代际伙伴关系和青年男女积极和更显著的参与、使用相关指标衡量和评价当前和未来相关努力与进程的完成情况、预防和消除障碍与阻碍的有效而透明的机制以及立刻开展必要的改革和变革，这些都是向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以及使发展权成为所有人的现实迈进的方式。

92. 当今青年拥有更强的领导力，使当代后世建设我们希望的未来的前景更加光明。这种转变需要各国、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和区域机构以及广泛的民间社会行为体作出积极而多样的贡献，由青年强有力的声音贯穿始终。

五. 专题研究

93. 专家机制在第一个三年任期之初确认了五个主题，成员就这些主题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研究报告。前两份研究报告²² 分别在理事会第四十八和第五十一届会议上提交。关于剩余三个主题的报告如下。

94. 关于落实发展权过程中的不平等和社会保护制度的研究由前专家机制成员小阿曼多·德内格里发起，在德内格里先生辞职后由伊布哈沃先生完成。伊布哈沃先生在专家机制的第六届会议上提交了初稿，²³ 他解释说，报告的信息来自与广泛的民间社会组织进行的磋商，包括伊布哈沃先生在参加 2022 年世界社会论坛时对墨西哥进行考察访问期间进行的磋商。在第六届会议的讨论之后，专家机制再次发出征集启事，之后在第七届会议上，伊布哈沃先生提交了修订后的草稿。²⁴ 研究结果的最终版本已经完成。²⁵

95. 在专家机制的第五届会议上，马哈茂塔伊女士提交了关于国际投资法中的发展权的研究报告初稿。²⁶ 在第七届会议上，马哈茂塔伊女士提交了修订后的草

²² A/HRC/48/63。另见 A/HRC/51/36。

²³ 见发展权专家机制关于落实发展权过程中的不平等和社会保护制度的会议室文件，可在发展权专家机制第六届会议的网页上查阅(<https://www.ohchr.org/en/events/sessions/2022/sixth-session-expert-mechanism-right-development>)。

²⁴ 见发展权专家机制关于不平等、社会保护和发展权的研究的会议室文件，可在发展权专家机制第七届会议的网页上查阅(<https://www.ohchr.org/en/events/sessions/2023/seventh-session-expert-mechanism-right-development>)。

²⁵ 见 A/HRC/54/83。

²⁶ A/HRC/51/36, 第 48-51 段。

稿，²⁷ 其信息来源于征集启事收集的信息以及第五届会议上分享的内容。研究结果的最终版本已经完成。²⁸

96. 在专家机制的第七届会议上，德费特先生提交了关于合作义务和非国家行为体的研究报告草稿。²⁹ 这项研究的信息来源于通过征集启事收集的信息，以及对投资者与国家之间仲裁案件的案头研究。它也包括了对莱索托实地考察的结果。研究的最终版本已经完成。³⁰

97. 在五项研究完成后，根据以往的惯例，专家机制商定了在下一个三年任期中详细研究的五个研究主题。第一项研究的主题为妇女积极和有意义参与发展进程，包括参与决策的平等机会。该研究将重点分析妇女参与发展的相关性；对妇女的歧视和性别差距对实现所有人的发展权的影响；以及最佳做法和相关变革如何对妇女和国家实现发展权相关指标的主流化产生影响。

98. 第二项研究将以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发展权为重点。尽管传统的发展合作重点关注南北合作，但南南和三方合作作为有力的补充业已兴起，并产生了重要的知识和经验。该研究将探究发展权的规范性框架在不同形式的发展合作实践中得以进入主流和得到落实的方式。它将查明南北、南南和三方合作中的最佳做法，并就通过将发展权纳入主流来进一步加强此类合作的措施提供建议。

99. 第三项研究将讨论气候公正问题，即脆弱性和责任问题。它将界定、探究和详细阐述有助于为气候转型和不同级别的发展提供充足资金的各种理念、举措和实践。该研究将确定这些进程之间的联系，无论这些进程以诸边还是多边合作、区域还是国内资源调动或国际金融机构的参与为基础。它将探讨的内容包括：《布里奇顿倡议》；二十国集团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脆弱二十国集团的《阿克拉马拉喀什议程》；全球主权债务圆桌会议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100. 第四项研究将重点关注气候公正、可持续性和发展权。弱势群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弱势群体对气候危机的责任最小，却承担了最严重的后果。人们愈发认识到，气候公正和公正的转型是减轻气候变化影响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框架。该研究将探究在气候行动中以气候公正和公正的转型为手段维护发展权的理念、策略和做法。

101. 第五项研究将讨论人工智能、监管与发展权问题。随着人工智能不可避免地取代许多人类工作，可以说这项技术也剥夺了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有意义和有效参与。高风险的人工智能活动非但不能造福人类，反而会对人类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在这些情形下，推广公众参与、科学诚信和可靠、稳健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应用是人工智能取得积极进展的根本。在没有不囿于伦理原则的健全法律的

²⁷ 见发展权专家机制关于国际投资法中的发展权的研究的会议室文件，可在发展权专家机制第七届会议的网页上查阅(<https://www.ohchr.org/en/events/sessions/2023/seventh-session-expert-mechanism-right-development>)。

²⁸ 见 A/HRC/54/82。

²⁹ 见发展权专家机制关于合作义务和非国家行为体的研究报告草稿的会议室文件，可在发展权专家机制第七届会议的网页上查阅(<https://www.ohchr.org/en/events/sessions/2023/seventh-session-expert-mechanism-right-development>)。

³⁰ 见 A/HRC/54/84。

情况下，存在一种真实的风险，即发展权将会因为缺乏有效和有意义的参与而受到侵犯，通过这种有意义的参与，个人与各国人民可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从而充分实现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六. 其他活动

102. 专家机制详细阐述了对《发展权利宣言》第 1 条第 1 款的评注。评注的初稿在第五届会议上进行了讨论。³¹ 在第六届会议上，德费特先生提交了第二稿。³² 专家机制注意到当中表述的所有建议和意见，包括关于专家机制起草评注的任务的保留意见，并回顾人权理事会第 51/7 号决议第 18 段，其中理事会期待着专家机制就《发展权利宣言》的条款编写评注。2022 年 2 月 22 日，专家机制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通过了评注，2023 年 3 月 1 日，专家机制在纪念《发展权利宣言》三十五周年高级别会议上介绍了评注(见附件二)。

103. 2022 年 9 月 20 日，专家机制就实现发展权问题组织了一场与民间社会的面对面研讨会。研讨会旨在为提升认识与主要民间社会实体开展建设性对话，讨论这项权利的含义、重要性、落实方式，以及克服阻碍实现该权利的障碍的方式。民间社会组织分享了自己实现和要求行使发展权的经验和工作，并讨论了加强这些努力的方式。另一些组织解释了为什么自己没有触及到发展权，并对专家机制接触民间社会的努力表示赞赏。

七. 结论

104. 专家机制赞赏在其第六和第七届会议上与会员国、民间社会组织、任务负责人、联合国和非联合国专家及学术界进行的有意义的讨论。专家机制感谢所有发言者和与会者的参与并欢迎他们的贡献。机制将继续就日后的会议与相关专家合作。

105. 发展权根植于所有人权的普遍性、不可分割性、相互关联性和相互依存性。发展权的落实不能仅从经济角度看待，也应当考虑在各地持续改善所有个人和各国人民的福利，充分实现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106. 2023 年 4 月 5 日，专家机制在其第七届会议上通过了有待核准的三项研究报告，即关于不平等、社会保护与发展权；关于国际投资法中的发展权；以及关于非国家行为体和合作义务的研究报告。³³ 虽然研究报告有待最后修订，但专家机制已决定向人权理事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提交报告。专家机制向分别为编制每份研究报告担任报告员的伊布哈沃先生、马哈茂塔伊女士和德费特先生表示了感谢，还感谢了提供内容、意见和专家评论的所有各方。

³¹ A/HRC/51/36, 第 35-39 段。

³² 见发展权专家机制关于《发展权利宣言》第 1 条第 1 款评注草稿的会议室文件(2022 年 9 月 25 日)，可在发展权专家机制第六届会议的网页上查阅 (<https://www.ohchr.org/en/events/sessions/2022/sixth-session-expert-mechanism-right-development>)。

³³ A/HRC/54/82、A/HRC/54/83 和 A/HRC/54/84。

107. 专家机制指出，基于自决权的特殊重要性和土著人民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权利，必须将作为权利持有人的土著人民与其他当地群体区别开来。

108. 专家机制承认民间社会组织在参与实现发展权并为其作出贡献的努力方面面临的障碍，并欢迎今后与它们合作。发展权可以成为民间社会组织在共同的平台上探讨相关事务的机遇。

109. 专家机制指出，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障碍与挑战，不仅源于包括疫情在内的近期多重危机，也源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如缺乏自然资源与能力和缺少粮食、医疗和能源安全；气候脆弱性；负债；出口市场准入有限；以及对有利的国际环境的需求。

110. 专家机制认识到发展权与享有和平的权利之间的一致性，并指出，必须重视国家作为义务承担者，为公平发展提供有利环境的责任，包括开展合作，消除发展障碍的职责。

111. 专家机制提出不拘泥于 GDP 和使用多维标准衡量发展的紧迫需求，这些衡量标准要更适应现实和各国人民与各国的关切，尤其是处境脆弱的边缘群体和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面临债务压力的国家的关切。

112. 专家机制认可关于改革国际金融架构的紧急呼吁，以应对影响当世后代人权的债务问题。

113. 专家机制注意到技术发展和人工智能的应用等尚未立法但不可避免地对未来世代构成影响的不同领域的潜在影响。专家机制认可包含发展权的国际人权法不受时间限制的特征，从而可就未来世代的权利进行与时俱进的解读。

114. 专家机制承认，有必要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作出努力，消除障碍并确保青年有意义地参与决策进程。

附件一

List of participants for the Sixth session of the Expert Mechanism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States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lgeria, Angola, Argentina, Bangladesh, Bolivia (Plurinational State), Brazil, Burkina Faso, Cambodia, Chile, China, Colombia, Côte d'Ivoire, Croatia, Cuba, Cypru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Dominican Republic, Ecuador, Egypt, Estonia, Haiti, 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India, Iraq, Jamaica, Japan, Luxembourg, Malaysia, Mali, Mexico, Morocco, Myanmar, Namibia, Nepal, Pakistan, Oman, Portugal, Qatar, Russian Federation, Saudi Arabia, Spain, Sri Lanka, Syrian Arab Republic, Tanzania (United Republic of), Thailand,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Venezuela (Bolivarian Republic of) and Zambia

Non-member observer States

Holy See, State of Palestine

United Nations

Chair-Rapporteur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Working Group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Expert Mechanism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ited Nations Entity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Disarmament Research; and United Nations Interregional Crime and Justice Research Institute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uropean Union and 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and other relevant national bodies

Qatar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tte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onsultative status 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Jurists; Amis des Etrangers au Togo (A.D.E.T.); Associação Jadir de Taekwondo; Association Ma'onah for Human Rights and Immigration; Association nationale de promotion et de protec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Associazione Comunità Papa Giovanni XXIII (APG XXIII); AVSI Foundation; Brain Sluice Africa Child's; Centre Europe - tiers monde (CETIM); Club Ohada Thies; Cœur d'Afrique - Fondation Roger MILLA; Company of the Daughters of Charity of St. Vincent de Paul; Concern Worldwide US, Inc.;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Food First Information and Action Network (FIAN); Genève pour les droits de l'homme: formation internationale; Graduate Women International (GWI); Hamraah Foundation; Interfaith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emocratic Lawyers (IADL);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inorities (IHRAAM);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Relief Fund Trust;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unci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ternational Youth and Student Movement for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Lawyers.Org; Kirkon Ulkomaanavun Säätiö; Maat for Peace, Development and Human Rights Association (Maat); Make Mothers Matter; Organisation Mondiale des associations pour l'éducation prénatale; Organization for Defending Victims of Violence (ODVV), Oxfam (America); Oxfam International; Pakistan Rural Workers Social Welfare; Rosa-Luxemburg-Stiftung - Gesellschaftsanalyse und Politische Bildung e.V.; Societ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ichting Chinese Initiative on International Law; Third World Institute - Instituto del Tercer Mundo; Udisha; UNISC International; Women's Federation for World Peace International (WFWP); World Association for the School as an Instrument of Peace, and World Welfare Association

Academia

Bristol University (UK),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Kinnaird College For Women (Pakistan); Montana State University Bozeman (USA); PluriCourts -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Legitimate Roles of the Judiciary in the Global Order (Norway); Roma Tre University (Italy); University of Lille (France)

List of participants for the Seventh session of the Expert Mechanism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States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lgeria, Azerbaijan, Bahamas, Bahrain, Bangladesh, Belarus, Brunei, Burundi, Cameroon, Canada, China, Colombia, Costa Rica, Côte d'Ivoire, Croatia, Cuba, Dominican Republic, Ecuador, Egypt, Equatorial Guinea, Finland, France, Germany, India, Indonesia, Iraq, Jamaica, Jordan, Liberia, Malawi, Maldives, Mali, Malta, Mexico, Mongolia, Morocco, Myanmar, Nauru, Nicaragua, Pakistan, Peru, Philippines, Romania, Saint Kitts and Nevis, Senegal, South Africa, Sri Lanka, Switzerland, Syrian Arab Republic, Tanzania, Thailand, Togo, Turkey, Uruguay, Venezuela (Bolivarian Republic of), Yemen, Zimbabwe

Non-Member States represented by observers

Holy See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Resident Coordinator for the Cook Islands, Niue Samoa, and Tokelau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aw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Pea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and other relevant national bodies

Malawi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onsultative status 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AARP; Associazione Comunità Papa Giovanni XXIII (APG XXIII); Company of the Daughters of Charity of St. Vincent de Paul; Friends World Committee for Consultation; Fundación Luz María;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Pea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n Ageing;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ettlements and Neighborhood Center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uncil;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 Save Cambodia; Societ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omen's Federation for World Peace International (WFWP)

Academia

Algiers 3 University; Boston University, Campus Education; The Center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t New York University; The York Catholic District School Board;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附件二

Commentary on article 1 (1) of the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Article 1 (1)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is an inalienable human right by virtue of which every human person and all peoples are entitled to participate in, contribute to, and enjoy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which all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can be fully realized.

I.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commentary

1. In 1986, the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the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by its resolution 41/128. The Declaration is not in itself legally binding. Nevertheless, many of its provisions are anchored in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s, such as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s on Human Rights. Some of its principles such as those relating to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among States, self-determination and non-discrimination are part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us binding on all States.

2. The Declaration was adopted by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States. 146 member States voted in favour, one against and eight abstained.¹ The Declaration has considerably affected the behaviour of States,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non-State actors. Since 1986, the Declaration has provided the normative underpinnings for a human and people centred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3. The Declaration does not contain an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nor does the text as such create a cause of legal action. These limitations have led to the adoption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and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of resolutions requesting member States to conclude a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that would ensure that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is on a par with all other human rights.

4. On 18 May 2021, the Expert Mechanism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adopted a Statement supporting the elaboration of a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with a view to

¹ In favour: Afghanistan, Algeria, Angola, Antigua and Barbuda, Argentina, Australia, Austria, Bahamas, Bahrain, Bangladesh, Barbados, Belgium, Belize, Benin, Bhutan, Bolivia, Botswana, Brazil, Brunei Darussalam, Bulgaria, Burkina Faso, Burma, Burundi, Byeloruss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Cameroon, Canada, Cape Verd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Chad, Chile, China, Colombia, Comoros, Congo, Costa Rica, Cote d'Ivoire, Cuba, Cyprus, Czechoslovakia, Democratic Kampuchea, Democratic Yemen, Djibouti, Dominican Republic, Ecuador, Egypt, El Salvador, Equatorial Guinea, Ethiopia, Fiji, France, Gabon, Gambia,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Ghana, Greece, Grenada, Guatemala, Guinea, Guinea-Bissau, Guyana, Haiti, Honduras, Hungary, India, Indonesia, 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reland, Italy, Jamaica, Jordan, Kenya, Kuwait,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Lebanon, Lesotho, Liberia, Libyan Arab Jamahiriya, Luxembourg, Madagascar, Malawi, Malaysia, Maldives, Mali, Malta, Mauritania, Mauritius, Mexico, Mongolia, Morocco, Mozambique, Nepal, Netherlands, New Zealand, Nicaragua, Niger, Nigeria, Norway, Oman, Pakistan, Panama, Papua New Guinea, Paraguay, Peru, Philippines, Poland, Portugal, Qatar, Romania, Rwanda, 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 Saint Lucia,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Samoa, Sao Tome and Principe, Saudi Arabia, Senegal, Seychelles, Sierra Leone, Singapore, Solomon Islands, Somalia, Spain, Sri Lanka, Sudan, Suriname, Swaziland, Syrian Arab Republic, Thailand, Togo, Trinidad and Tobago, Tunisia, Turkey, Uganda, Ukrai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United Arab Emirates,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Uruguay, Venezuela, Viet Nam, Yemen, Yugoslavia, Zaire, Zambia, Zimbabwe.

Against: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bstaining: Denmark, Finland, Germany, Federal Republic of, Iceland, Israel, Japan, Sweden,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strengthening the effective operationalization and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In the Statement, the Expert Mechanism takes position on the essential elements such an instrument should contain.

5. Pending the adoption and ratification of a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the Commentaries on the Declaration offer an opportunity to interpret the Declaration in the light of normative developments that have occurred since its adoption. The Expert Mechanism adopts these commentaries with a view to contributing to the reinvigorating and mainstreaming of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and to encouraging civil society and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to use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in their work.

6. EMRDT Commentary No. 1 addresses Article 1(1) of the Declaration.

II. Commentary No. 1 on article 1(1) of the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7. In the Declaration development is a self-standing human right held by every human person and all peoples regardless of race, colour, sex, language, religion, political or other opinion, national, ethnic or social origin, property, disability, birth or other status.

A. Development as a human right

8. As a human right, development is self-determined: the rights holders determine the meaning of development. The meaning of development will therefore differ from context to context and may evolve over time.

9. According to Article 1(1) of the Declaration development is a multi-dimensional concept: development includes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As the Inter-American Court on Human Rights has held, today in additi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should [equally] be understood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Cf. *The Environment and Human Rights (State obligations in relation to the environ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otection and guarantee of the rights to life and to personal integrity – interpretation and scope of Articles 4(1) and 5(1) of the 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dvisory Opinion OC-23/17, paras 52-53]. In 1992 the 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already recognized that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must be fulfilled so as to equitably meet developmental and environmental needs of pres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Principle 3, UN Doc., 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A/CONF.151/26](#), 14 June 1992; see also Vienna 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 Vienna, 25 June 1993, [A/CONF.157/23](#), para. 11).

10. Rule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pertaining to development a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shall seek to achieve socio-economic well-being within the boundaries set by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11. In no case shall development rule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a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entail violations of civil, cultural, economic, environmental, political and social human rights.

B. The individual right to development

12. As an individual right,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entitles all persons on an equal basis to participate in, contribute to and enjoy development. All persons are entitl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elaboration of development measures a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that are centred on human beings and to hold relevant development actors accountable in this respect. Individuals shall not be denied the opportunity to contribute to development through their own capabilities. They are entitled to share in the benefits that development brings without discrimination.

C. The collective right to development

13. As a collective right,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is a right of peoples including indigenous and other peoples. The concept of peoples has not been defined in international law, but guidance may be taken from a UNESCO Expert study describing a people as a group of individual human beings who enjoy some or all of the following common features: a common historical tradition; racial or ethnic identity; cultural homogeneity; linguistic unity; religious or ideological affinity; territorial connection, common economic life. The will to be identified as a people or the consciousness of being a people is equally an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UNESCO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Experts on further study on the concept of the rights of peoples. Final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SHS-89/CONF.602/7, 22 February 1990, 7-8).

14. Peoples enjoy the right to pursue their own development path, including the right to ensure that natural resources are used sustainably and are when necessary rebuilt by all relevant actor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15. Indigenous peoples have the right to determine and develop priorities and strategies for exercising their right to development. They have the right to be consulted and cooperated with in good faith through their own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in order to obtain their free, 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 before adopting and implementing development measures that may affect them.

16. Similarly situated peoples that are not accommodated by dominant development paradigms also hold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They may be referred to in different countries by different terms, including as vulnerable and marginalized groups. They are entitled to active, free and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ment measures that may affect them and in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the benefits resulting therefrom. The conditions of the participation process must be such that they make an objectiv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As the Af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has held when discussing participation: "The result of development should be empowerment of the (...) community. (...) The capabilities and choices of the [community] must improve in order for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to be realized" (Af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Endorois, 276/03 Centre for Minority Rights Development (Kenya) and Minority Rights Group (on behalf of Endorois Welfare Council) / Kenya, par. 283).

17.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and grassroots movements are entitled to rely on the requirement to ensure active, free and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to demand the civic space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ora to assist rights holders in enforcing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D. Operationalizing Article 1(1) of the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18. Rights holders may wish to operationalize art 1(1) of the UN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in various ways. The language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is by necessity somewhat abstract. This language comes alive through concrete examples showing the practice of claim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The sharing of such practices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clarify the scope of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and to demonstrate its added value.

19. As the case-law of the African Commission and Court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shows the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right to development is inherently justiciable when included in a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In litigati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has so far been invoked primarily in purely domestic contexts. The obligation pertaining to protect the right the development may in addition be invoked to shield the rights holders from adverse impacts by public and private foreign actors.

20. The agency of individuals to claim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may be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in legal contexts where claims by peoples are held not to be justiciable. Successful individual claims with a community dimension may well result in an outcome that benefits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21. Nothing prevents the use of Article 1(1) of the U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for the purpose of interpreting human rights instruments that are applicable in the litigation at hand. Such instruments include those pertaining to persons and groups made especially visible by human rights law.

22. When a direct appeal to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is refused by a dispute settlement or grievance mechanism in a specific legal context, it may be possible, depending o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to achieve some elements of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through an interpretation of other collective or individual human rights. The 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has thus interpreted the right to use one's culture and the right to privacy in order to provide protection to an indigenous people against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Communication No. 3624/2019 Daniel Billy et al. v. Australia, [CCPR/C/135/D/3624/2019](#), 22 September 2022).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has acknowledged that in interpreting individual human rights,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requires that (...) situations, where a whole community and a long period are concerned, be treated as being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routine cases of removal of an individual from unlawfully occupied property"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Yordanova and others v. Bulgaria* (Application no. 25446/06), 5 June 2012, para. 121).

23. Article 1(1) may well serve as an instrument to raise awareness among rights holders and among other actors that obstacles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faced at local and domestic levels are impacted upon by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at is insufficiently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The awareness that similar obstacles exist in many countries is essential to forging the global solidarity that will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24. Article 1(1) may be used to highlight the interdependence, the indivisibility and interrelatedness of all human rights in the context of development activities. While development measures may well have a specific sectoral focus (such as health, education or food security), using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prism allows contextualization both in terms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different human rights, and in term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affecting implementation.

25. Similarly,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as a right requiring the realization of all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offers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and grassroots movements a space where human rights agendas focusing on a variety of rights can connect and be bridged and enriched.
